

● ZHONGGUOSUYUDACIDIAN

中國俗語大辭典



中國俗語大辭典

王力題



ZHONGGUO

SUYU

DACIDIAN

上海辭書出版社



**中国俗语大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5.5 插页 9 字数 1548,000

1989 年 6 月第 1 版 198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7-5326-0096-3/H·13 定价: 21.75 元



△《古言諺》書影（清咸豐刻本）

·《俗言》書影（清《函海》叢書本）

▽《通俗編》書影（清《函海》叢書本）



△《古言諺》書影（清咸豐刻本）

·《俗言》書影（清《函海》叢書本）

▽《通俗編》書影（清《函海》叢書本）



△俗语：“摸摸春牛脚，赚钱赚得着”

“好男勿鞭春，好女勿看灯”等。

▷ 俗语：“天官赐福”  
“跳加官”等。



◁ 俗语：“灶王爷伸手，稳拿糖瓜儿”  
“灶王爷上西天，有一句讲一句”等。



△俗语：“门神老了不捉鬼”  
“翻贴门神左右难”  
“正月十六贴门神，迟了半月”等。

▷ 俗语：「艺高人胆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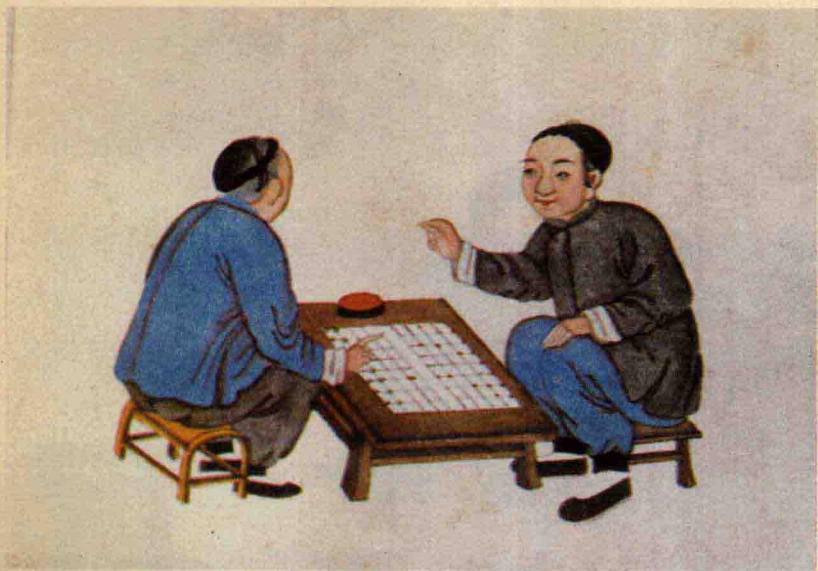
◁ 俗语：  
“骑驴的不知赶脚苦”



> 俗语：  
“剃头担子一头响(想)”  
“剃头担子一头热”等。



△俗语：“敲锣卖糖，各干一行”



△俗语：“棋逢对手，将遇良材”  
“一着不到处，满盘皆是空”等。

▽俗语：“猴子不钻圈，再筛几遍锣”  
“叫化子丢了胡孙，没得弄的了”等。



**主 编:** 温端政  
**副 主 编:** 王树山 沈慧云  
**统 编:** 畅 筠 巫建英  
**编 写 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树山 申文元 沈慧云 李静梅  
杨廷祥 陈庆延 尚恒元 孟肇咏  
郭建荣 袁长江 温端政  
**资 料:** 任兆文 巫建英 苏宝英 宋玉岫  
宋金龙 张凤瑞 徐亚东 季森岭  
高增德 温小雁  
(编写人参加资料工作的未列)

**责任编辑:** 卢润祥  
**助理编辑:** 曹勇庆  
**审 订:** 王知伊 胡双宝 鲍克怡 阮智富  
杨蓉蓉  
**装帧设计:** 邹越清

## 序

俗语，或者俗话，是一种广泛的名称，典型的俗语是所谓谚语，这是各国语言里都有的一种东西，英语里的名称是proverb。我的书架上有一本讲各国谚语的英文书，作者特伦奇(Richard Chenevix Trench)是十九世纪英国的一位教士，做过都伯林大主教。他爱好研究语言，写过好几种讲英语的书。他在1857年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在英国语言学会的年会上提议按历史的原则编一本英语词典，这个提议获得通过，后来逐步实现，就是从1884年出版第一分册到1928年出齐全书的鼎鼎大名的《牛津英语词典》。另一件事就是把他几次讲谚语的演讲稿编成一本书出版，书名是《谚语及其教训》。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介绍这本书的内容，只想从他的书里转引有关谚语的特点的话。

他说，有人说，谚语得具备三个S，就是：shortness(短小)，sense(意味)，salt(风趣)。他对这三点略加说明之后，又引用罗马诗人马提阿尔(Martial)讲警句诗的警句诗(警句诗跟谚语其实是一类的东西，所不同的是警句诗有作者，用诗体，谚语的作者一般是无名氏，多数不是诗体)：

警句像蜜蜂，三件东西不能少：  
得有刺，得有蜜，身子还得小。

这跟前边讲的三S的说法意思差不多，只是更加形象化。“得有刺”，就是说要有机锋，带三分俏皮，能搔着痒处，叫人听了一惊或者一笑(看是刺着自己还是刺着别人)。听了不痛不痒，无动于中，那就不是警句。“得有蜜”，就是说得有智慧，得有人情世故，让人从正面或反面受到教育。不能光有机锋，光是俏皮，一笑拉

倒。“身子还得小”，就是说得像一把匕首，不能是丈八蛇矛。话一多，内容就冲淡了，棱角也没有了，智慧变成说教，机锋变成贫嘴。

但是正如特伦奇所指出来的，谚语之成为谚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就是流行，用时行的话说就是要有“群众性”：你也爱说，我也爱说，说出来谁都懂，谁都欣赏。如果有一句话，内容是有意义的，形式是紧凑的，可就是没有传开去，大家都不说，也就不能成为谚语。比如说，“第一个起步的不一定第一个到达”跟“捷足先登”同样有理，同样精辟，可是不流行，不算谚语。

谚语里有一部分是所谓农谚，它凝聚着人们对气候和农事的经验，形式也都紧凑，但是它不涉及人情世故。

俗语里还包括一种早先叫做“俏皮话”而现在通称“歇后语”的东西。它的灵魂是机智，却不一定有教育作用。而这机智也往往是浅薄的，用得最多的是谐音。

还有两种语句跟俗语相似而又不尽相同，分得开而又不完全分得清。首先是格言，例如“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也是用短小精悍的形式表示生活的经验的。可是凝聚在其中的是纯粹的智慧而不是机智，重在教诲而不在于启发。

再就是成语。成语里边常常有蜜，例如“开卷有益”，也往往有刺，例如“开门揖盗”，但是这些都不是成语的主要特点。成语的主要特点是形式短小，并且最好是整齐，甚至可以说是以四字语，尤其是二二相承的四字语为主。有了这个条件，内容十分平淡也会被收入成语词典，例如“三言两语”、“三心二意”。有一本成语词典收成语五千多条，超过四个字的只有三百多条，其中还包括两个四字语相连的。这是有代表性的。

去年七月我在太原见到温端政同志，他告诉我，他们正在编写《中国俗语大词典》。最近收到他来信，编写工作已经接近完成。这个工作开始于1983年11月，到现在整整三年半。从事收集资料和编注工作的语文教师和语文工作者共二十多人，阅读古今图书近二千种，摘录书证十万多句，编成一万五千条左右，可谓盛矣！端政同志要我给这本词典写个序。我对于俗语没

什么研究,只好从特伦奇大主教的书里转引两句话,稍加申说,表明俗语的特点以及和格言、成语等等的异同,以就正于本书的编者和读者。

吕叔湘  
1987年儿童节

# 前 言

## (一)

“俗语”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种语汇，几乎人人都经常在口头和书面里运用俗语，但什么叫俗语，要给它下一个界说，却又不很容易。先看几部辞书的解释：

《辞源》(1979年修订本)的解释是：“约定俗成，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

《辞海》(1979年版)的解释是：“流行于民间的通俗语句，带有一定的方言性”。

《现代汉语词典》(1979年商务版)的解释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简练而形象化”。

《中文大辞典》(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的解释是：“谓通俗流行之语”。

这些解释的共同点，都是强调俗语在结构上的定型性、风格上的通俗性和使用上的广泛性。从总的方面来看，应该说这些解释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仔细推敲起来，也觉得还有可斟酌之处。首先是按照这种解释，俗语的范围就有可能变得非常宽泛。像“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等也可成为俗语。难怪有人把《论语》中像“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都当成俗语，因为它们不仅结构定型，而且流行非常广泛，词句上也并不难懂。

另一方面，这种解释又有可能把真正的俗语排除在外。有些俗语，由于时代的关系，变得不好懂；有些俗语受到地方性和行业性的限制，流行的面不甚广；有些俗语，说的人多了，在结构上也不很定型。但我们无法违背公认的事实，说它们不是俗语。



因此，对俗语的性质和范围，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我们认为，确定什么是俗语，应该从考察语言事实本身入手。

俗语作为语汇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早已存在的。先秦典籍里就引用了不少俗语，只是那时还没有“俗语”这个名称，多叫作“谚”、“鄙语”、“野语”、“民语”、“鄙谚”等等，如：

《左传·隐公十一年》：“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

《战国策·楚策四》：“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庄子·秋水》：“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

《荀子·大略》：“民语云：‘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

《韩非子·内储说上》：“鄙谚曰：‘莫众而迷。’”

秦以后，汉代文献里才出现“俗语”的名称，如：

刘向《说苑·贵德》：“俗语曰：‘画地作狱，议不可入；刻木为吏，期不可对。’”

唐宋以后，特别是明清白话小说里，“俗语”就更常见了，而且出现了比它更口语化的“俗话”一词。

从历来公认为俗语的语言事实中，可以看出“俗语”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 具有群众性。俗语绝大多数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说不出具体的作者。这是俗语区别于名言警句的关键所在。有的俗语哲理性很强，也可以看成是格言或警句，然而，更多的格言警句来自名家名篇。尽管流传得很广，有的还相当通俗易懂，但绝不是俗语。

俗语既然是群众所创造的，自然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但是，并非所有的俗语都一定流行得很久很广。有的俗语，流行的时间不很长，地区不很广，但由于它们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广泛流行，仍然应该承认它具有群众性。

2. 具有鲜明的口语性和通俗性。俗语是通过群众世代口耳